

野士岭_之

白毛子大雾

蔡九歌 著

一部烧脑的奇幻力作横空出世

当所有经历之人生、目睹之世界、
沉醉之情感皆为虚构，
你还会是唯一的真实吗？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

白毛子大雾

野士岭之



蔡九歌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 / 蔡九歌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2018. 7

ISBN 978-7-5090-1411-0

I. ①野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48703号

书 名: 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网 址: [http: //www.worldpress.org.cn](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)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(010) 83908455
(010) 83908377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毫米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: 17
字 数: 264千字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411-0
定 价: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目 录

第一章	白毛子大雾	／ 001
第二章	夜访风水镇	／ 008
第三章	鱼怪钱胖子	／ 016
第四章	野士岭之主	／ 024
第五章	村姑秦小翠	／ 032
第六章	胡麻子纳妾	／ 039
第七章	萤火虫人	／ 047
第八章	镇上大街第二间铺子	／ 054
第九章	半边脑袋的女人	／ 062
第十章	蔡一遁水	／ 072
第十一章	初领风水门	／ 083
第十二章	鼠文	／ 092
第十三章	走了那尾黑鲨	／ 100
第十四章	湘江之主	／ 107
第十五章	丢失的龙石	／ 115
第十六章	脑海里的争斗	／ 123



第十七章	彭瞎子的修行	／ 131
第十八章	渔夫的后手	／ 138
第十九章	神龙虫予	／ 146
第二十章	被牵引的灵魂	／ 154
第二十一章	阴面的另一个自己	／ 162
第二十二章	跳变的世界	／ 170
第二十三章	安静的肥猪和就要熄灭的火	／ 178
第二十四章	黑色浓雾和『胡麻子』	／ 187
第二十五章	戏子刘德水	／ 195
第二十六章	百分之一的老贾	／ 203
第二十七章	九种生物	／ 211
第二十八章	过期的蔡十八	／ 216
第二十九章	红胖狐狸得道	／ 223
第三十章	看不见的巨龙	／ 230
第三十一章	最后的仪式	／ 238
第三十二章	长江五号	／ 247
第三十三章	永远都用不完的水	／ 255





第一章 白毛子大雾

我祖上并没有显赫的家谱族谱代代相传，只有我太太太爷爷蔡九好像还混出了一点名堂。不过，这也是他自己说的，后代完整地抄录过他留下的那份笔记。我刚开始看时，还真以为他是在写自传，不过后来又非常肯定他是在编。因为有些地方完全就是鬼话连篇，一看就是假的。他在一百多年前写的这点东西思路十分跳跃又七零八落，看起来坦白说不像是正常人写的，很多地方吓唬吓唬当时的小孩子倒还可以，不过我看到最后却完全地被震撼了……因为他竟然提到了未来。

他写的那点东西，我花了好久才大概按照顺序整理和“翻译”了出来。我第一次看到原文的时候是1998年，那一年湘江流域洪水滔天，百年一遇，距今已经二十年。而我太太太爷爷（三太爷）编的故事就是跟湘江有关，他说自己生于1828年，出生不久便被放在小船上丢到河里，随波逐流一路漂到湘江，到了铜官被江上的船夫捡到，收他做了养子，取名蔡九，排行老三，从小便在船上长大。

三太爷蔡九写道，自己二十岁那年，跟着三个要好的伙计，从长沙窑进了一船的陶器，一路北上去岳阳贩卖。船过湘阴县龙湖镇，就到了洞庭湖。

那阵子洞庭湖一直在闹“白毛子”大雾，一片片灰蒙蒙的水汽笼罩在湖面上，就像是一团团白毛在飘荡。这场大雾在湖上盘踞久久不散，老船夫一般都不敢在这



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

白毛子大雾里走船，因为传说这种天气是有神灵封路，凡人免进。

蔡九这一伙人，从小就在江边河面混迹，神不怕鬼也不怕的，血气方刚又是第一次独立走船，一伙人合计，都惦记着那岳阳的市集繁华，想卖了货物再好好吃喝一番，于是就决定硬闯过这白毛子大雾。就这样，这艘不大的木船没怎么停留就往洞庭湖的深处划去。

一路除了不见阳光，天色阴暗之外，并未见到什么不妥，湖上虽然远远望去大雾紧锁，但到了里面却是风平浪静。那时候洞庭湖大，不像现在就巴掌大一块地方，几个人摇着船，一晃十几天就已经过去，再有个半天，就能到岳阳的南湖了。

眼看就要到岳阳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走了这些天的船早已觉得辛苦，就准备在船上生火做一顿好饭，再把那几坛子带着没喝的老米酒给喝了。老贾在船舱里取了锅碗瓢盆，生了火架上口锅烧水，又把这几日放网捞上来的银鱼、白虾、河蚌这些湖鲜放了一大锅水煮。锅开后鲜味扑鼻，出奇的香。几个年轻后生围坐在一块，开始饮酒。

大家想到那岳阳的好玩意和好吃好喝的地方，心里都很欢乐，不一会儿一坛老酒便已经下肚。胡麻子喝得晕晕乎乎，说最喜欢的还是岳阳的美女，每次去都看不够，自己一仰脖子一饮而尽。刘春球也说喜欢，说就想娶个岳阳女人当媳妇。

我三太爷蔡九许诺，以后走船发了财一定给兄弟们都娶上媳妇。胡麻子叫嚷着说晚上到了岳阳还要接着喝，还是老贾眼睛最尖，一眼看到那熬着湖鲜的大锅里面有什么异样。他盯着锅底看了会，神色一沉道：“九哥，锅里有东西！”

蔡九一听，马上点了一盏船灯，往锅里一照，只见锅里全是没吃完的河蚌鱼虾，但在一堆煮熟的湖鲜里面，有一条小小的黑影在快速地游来游去。蔡九连声称奇：“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要说这熬了大半个时辰都已经成了汤的锅里，怎么会还有活物呢？胡麻子一个大勺子挖下去，将那个游动的东西就捞了上来，放在了手心，只见胡麻子手中有一条手指般大小的小鱼，通体漆黑，眼睛冒着宝石般的光泽。众人围上来想看个端详，哪知小黑鱼见了空气后动弹了几下，一转眼便化成了一团瘀血，瘀血一见了风就干了。



第一章 白毛子大雾

胡麻子手掌上只剩下一对有如米粒般大小的鱼眼，鱼眼还散发着宝石般的光泽。他想把手掌上的鱼眼拿起来看个仔细，要真是什么宝石也好拿去卖了换酒喝，但那两只鱼眼一动不动，拿手一搓，发现居然牢牢地长到了肉里。

众人纷纷大叫称奇，但又觉得太过怪异，心里生出几分凉意，酒都醒了一大半。就在这时，那消失了半天多的白毛子大雾又鬼一般地飘到。

蔡九吩咐大家就位，不在大雾里面纠缠，加快速度赶到岳阳，四人于是摇船向着岳阳而去。

湖面上水汽腾升飘忽，越聚越浓，天也变得越来越黑。突然，头顶的一团白雾一瞬间聚成了一只大手形状，向着小船就压了下来。

老贾这时手往东边一指：“九哥，那边有一只船队。”只见东边浓雾里隐隐出现一盏大得出奇的灯笼，灯笼上面是一张怪异的脸谱，一副奇怪和扭曲的表情，像是在哭，又觉得是在笑。

十几艘大船徐徐跟在脸谱船后面，同样挂着奇怪的大脸灯笼，船队发出一种缓缓的类似人喘着粗气的呼呼声，正徐徐驶了过来。

蔡九马上熄了船灯，灭了炉灶。黑暗中，几个人静静地盯着远处而来的脸谱船队。烟雾缥缈的湖面上，一张似笑非笑发着光的大脸在浓雾中慢慢接近，不，是十几张大脸依次慢慢接近。看着那张大脸，感觉让人晕晕沉沉，几个人正是要集中精力之时，却都昏昏睡了过去。

三太爷蔡九写道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在船上醒了过来，只见胡麻子、老贾、刘春球都睡得横七竖八地打着呼噜。他上前一人一脚把几个人唤醒，众人醒来一看，船已经不知道漂到了什么地方。蔡九看到大锅里面的汤都干了，那点河鲜也都干巴成了石块。这一觉睡下来，没有数日头也没法记得吃了几顿饭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什么日子了。

来到的这片水域，不知道是洞庭湖的哪一角，只觉得湖水温热，水流不急。老贾举着灯环顾四周，雾气虽然已经消失殆尽，但却有很多隐隐约约的船影，说不好是什么船，静静地停在水面上，不见船夫也不见旗帜。

各种各样的船堆积在水面上，看起来哪个年代的都有。大家想去捞一艘大船，



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

但划上前去发现总是无法接近，那些船影子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蔡九心里惊了：“莫非是到了船冢了？”他曾经听养父说过，船冢就是传说中江河湖海堆放死船的地方。所谓死船就是行驶途中失踪的船只，这些船只出航后就不见返回，但又找不到去向。如果船只是遇险倾覆后葬身湖底，也多少会有一些东西浮上来，但死船的失踪却是没有一丝痕迹的消失。

听蔡九说了船冢，胡麻子看着一堆的船影子开始后悔：“哎呀妈呀，早知道不该闯这白毛子，现在要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，岳阳那些女人的胸脯是啥样都没见过，现在就要死了，我好冤啊！”

老贾话最少，他警惕地注视着水面。刘春球眼睛虽好但脑袋不灵光，他不知道是受了惊吓还是睡傻了，只是一阵阵地憨笑。

蔡九心想总不能就在此等死，就领着大家准备开船。胡麻子这时候突然左手捂着右手跪在地上哇哇地叫了起来，只见他右手掌上长着的两只小鱼眼，竟然发起光来……那光可不像开始那宝石光泽般的柔润，而是有一种通透的刺眼，把整个船身都照亮了。刘春球开始指着湖面呃呃地大叫——

只见水下突然间出现了无数的发光斑点，就像一群星星突然从湖底冒了出来，整个湖面都被照亮了。仔细一看，湖里出现的是一大股鱼群，一大群刚才那种化作瘀血的小黑鱼眼睛发着光，整齐划一地在湖水中上下左右地潜行，在黑暗中就像一群乱窜的流星。

几位看到这里都目瞪口呆，鱼群在湖中翻滚闹腾了片刻后，又沉入湖底不见了踪影。胡麻子手上的鱼眼也不再发光发烫。

几个兄弟奋力划船顺着水流飘荡，天越来越黑，不知道又连划带漂过了多久，一直在水面上停着的无数船影中穿行。

刘春球好像恢复了正常，又开始说话：“九哥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，怎么就没见过天晴啊？”

胡麻子答他：“你个蠢球，我们这肯定是中了妖雾，到了阴间了。”

老贾说：“不一定，我听鬼二爷说过，洞庭湖是仙圣之地，要是在阴间，我们早就翻船了。”



第一章 白毛子大雾

蔡九说：“老贾说得对，洞庭湖北连长江，南接湘、资、沅、酃四水，号称八百里，自古就有仙圣洞府之说。这一次擅闯这白毛子大雾是有些莽撞了。”

胡麻子说：“我每天就拉一回屎，现在已经拉过三回，应该是已经又在水上漂了三天。”

这时，哥儿几个听到一阵琵琶曲似有似无地在幽静的湖面上飘荡，循着那曲声张望，水面上停泊的无穷无尽的船影好像到了尽头，隐约现出一条街市，好像是个码头。

摇船过去，漆黑的湖面收窄成了一条河道。堤岸两边华灯初上，尽是些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，河上桨声灯影，一片市井繁华。

老贾说：“九哥，咱们终于到岸了。”正说着话，岸上树影下一位美人弹着琵琶浅吟低唱，娇媚迷人。旁边一位丰乳肥臀的妖艳女子百般殷勤地拉客：“大爷，您来了啊！来来来，大爷快上岸吧，我家姑娘们就等着您咧。”

胡麻子好像一辈子没见过女人，看得直发呆。几个人经不住拉扯就停船上了岸，跟着女子来到一处河边的院子，只见大门的镶金匾上写着三个金灿灿的大字——烟雨楼。

烟雨楼气派豪华，刘春球说好像到处都镀了金似的。几个走船的莽夫，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命，哪里见过这般情境。蔡九摸着身上的盘缠，生怕一会儿一顿酒肉下来不够银两。几个男人在湖面上漂了不知道多久，现在终于上了岸，又来到这般灯红酒绿的庭院，都跟在做梦一般。

领路的女子一进了院门就大声招呼有贵客到。院子二楼马上下来七八位妖娆女子，七手八脚围上来就在众人身上乱摸，那真是万紫千红、香气扑鼻。

几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哪里经得住如此这般的诱惑，被簇拥着就上了二楼，不一会儿酒菜端了上来，一顿胡吃海喝，几个人豪饮如牛，从来都没有这么快活过。

饮酒作罢，领众人过来的胖女人在走廊窗户上贴了个“囍”字，几个人就被各自陪酒的姑娘领到了房间，夜里一番翻云覆雨就献了初阳，破了处男之身。

完了事蔡九尿急，他下了楼在一棵柳树下嘘了嘘，提着裤子就准备上楼，一转身看到一个扫地的老太婆，那老太婆拿着把扫把正恶狠狠地盯着他看。



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

蔡九正想问候这位老太婆，老太婆先开口了：“官人可知现在身在何处啊？”

蔡九心里一想，对啊，我他妈的现在在哪里呢，还在洞庭湖吗？他突然有所醒悟：“哎呀，糊涂！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。”刚准备问这是哪处宝地，只见那老太太还是那副恶狠狠的表情，吐出三个字：“秦淮河。”

秦淮河？秦淮河不是在那南京吗？怎么会跑到洞庭湖上来了，莫非是自己的船到了南京？不对不对，如果是到南京应该出了湖上了长江才对，这一路过来哪里见到了什么长江？莫非又是遇到了那大脸船队后睡着了漂到长江？也不对，醒来后看到的是船冢，水面辽阔，肯定不是长江能比，那到底是在哪里？

蔡九正欲详细问清楚，只见那老太太从脚底“嗖”的一声起来一团大火，她整个人从脚底被点燃，像张纸一样瞬间就从下到上烧成了一把灰，风一吹化成一股子黑烟就不见了。

看到老太婆这一烧，蔡九吓得连魂魄都出了位，他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拎着他，自己瞬间就从地面到了空中，像是把他从什么地方拉了回来。他在空中被风吹得阵阵发抖，低头隐约看见脚下无数的船影正被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中旋涡吞噬。

等回过神来，蔡九发现自己正手舞足蹈口齿不清地叫嚷着从船上醒来，被那正午的阳光照得头脑一片空白。船正顺着一条河向前漂流，不知道是要漂向哪里。

难道刚才那是一场梦？不对，不是一场梦。如果是梦，是从哪里开始的梦？是从那煮不死的小黑鱼开始，还是从那变成灰的老太太开始？蔡九头脑一片混沌地从船上坐了起来，脑袋里一阵剧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梦里的那场花酒。

不，不是梦，蔡九发现，船还是那艘船，就连一船的陶器都还在，但除了胡麻子脸朝下躺在甲板上不知死活，老贾和刘春球都不见了。蔡九此刻知道自己是从一场劫难中侥幸脱了身，他努力回忆起这个梦的细节，不，他努力回忆每一个细节，想知道自己为何幸存了下来。

他踉跄着站起，一个小红布包从他口袋中掉了出来。他翻开红布包，只见里面有一把女人插头发用的金簪子。那红布仔细一看，是一件女人的肚兜。

看到这件女人肚兜，三太爷说自己想了起来。他说原来那一晚，那个面容姣好身段窈窕的小姐陪酒后跟自己上了楼，弹着琵琶唱了一曲后，宽衣解带两人就洞了



第一章 白毛子大雾

房。他事后觉得头晕目眩、神志不清，整个屋子都在快速转动。迷糊中，他听到女子哭着说自己一直被困在烟雨楼中，如今蔡九占了她的身子，就是她的男人，所以必须帮她完成一件事，否则让蔡九断子绝孙不得好死。

女子说，出了此地后一路向南，有个地方叫风树镇，镇子里有一处马蹄形池塘，塘底的淤泥里沉着一具尸骨。女子让蔡九把这尸骨挖出来，又说自己没攒下太多财物，只有一枚金簪，看蔡九年少有缘就留给他做个纪念。既然是礼尚往来，她也必须留蔡九一件信物。三太爷写道说女人于是取了自己身上的两颗睾丸，还许诺说事情办成后便归还给他。

等蔡九从洞房后的昏沉里清醒，只见一轮明月挂在窗外，月光下女子静静地睡在一旁。蔡九看着她诱人的胴体，突然感到一阵不可遏制的尿急。他急匆匆穿上衣服鞋子便下了楼，之后便碰到那个老太婆。

三太爷写道，他躺在船上想起来这些，马上伸手去摸自己的裤裆。果然，裤裆里面空空荡荡，那要命的丸子已经不知了去向。他翻开胡麻子肥胖的身子，一伸手去抓他的下身，结果胡麻子的裤裆里也是空的。一天后胡麻子才醒过来。他醒来后先是一阵迷糊，然后跪着磕头大喊奶奶饶命。蔡九一把扶他起来，谁知胡麻子刚一站稳，一只手就伸到蔡九的裤裆里猛地一抓，惊得他屁股一撅，然后胡麻子松开手仰天一阵号哭：“没了啊，真没了啊！咱们要命玩意都没了啊，缺德啊！”

蔡九问刘春球跟老贾去了哪里，胡麻子说：“不知道，许是他两人不是黄花男，女子们不肯放他们出来。”

一路顺水南漂，几天后，船在一处水草丰盈的河滩搁浅。蔡九下船一打听，此地是湘江与沅水交汇之处，名为风水镇，再打听，古时此处正是风树镇。



第二章 夜访风水镇

那风水镇里，还真有这样一处马蹄形的池塘。池塘在镇子东边的村里却不让人接近，塘边围起来一圈高高的栅栏，白天还有带刀的武士看护。平常村民过路，也是远远地躲着这池塘。一有孩子靠近，便被大人马上喊了回来，村民一听蔡九问池塘的事就支支吾吾地跑开了，就像是问到了他家里什么倒霉的事情一般。

三太爷开始编故事吓人，他写道风树古镇里没有人愿意跟他多说那池塘半句，他跟胡麻子心里着急，也颇有胆子，只想赶紧挖了那具尸骨交了女子的差事，好早点讨要回自己的宝贝，看这白天有人守着，就想趁着晚上没人再去把池塘挖开。就这样商量好了，两人当晚便溜进了村，偷偷摸摸地到了池塘边。

只见月光下，那口池塘静静地就在眼前。两人翻上栅栏就跳了进去，脚刚一落地，就觉得一阵阴风呼地扑面而来，吹得人脸上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头皮都直发麻。只见池塘边立着块石碑，月光下清楚地看到碑上刻着三个字：黑水塘。

两人也不管是黑水塘还是白水塘，以前大概也没少干半夜放人家鱼塘水偷鱼的事，当时就只管挖开条水沟，好放光池塘里面的水，然后翻出淤泥里面的尸骨好交了差。两人挖啊挖，一直挖了大半夜，好不容易总算是挖了条水沟，水沟通往村里的沟渠，沟渠又连着河边的滩涂。

此时已快过二更天，天边的启明星都露了出来，两人便挖开水沟和池塘之间的



第二章 夜访风水镇

泥巴开始放水。谁知道池塘水一涌而出，按理说一会儿就能放光水的几亩池塘，居然放到了三更天，水位也一点没有下降的意思。

水放了一个时辰也没见底，胡麻子早就没了耐性，“九哥，这池塘是什么个意思啊，放水放不完啊？”

就在胡麻子抱怨的时候，天上一块黑云飘来，月亮被云挡住，只露出半个头，光线一下变暗下来，在光线变暗的那一瞬间，蔡九突然发现池塘边那块石碑有些不对。回头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石碑上黑水塘三个字变成了另外的三个字：阴阳塘。

这时胡麻子突然“哇”的一声怪叫然后往身后一弹，眼睛一瞪，还指着蔡九身后，蔡九正想回头看看背后是什么，只见胡麻子身后蹲着的一个影子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那影子一直猫在胡麻子后面，本以为那只是块石头或者树桩，但仔细一看，站起来的竟然是另外一个胡麻子。

蔡九心里一阵纳闷，他一回头看到自己的身后，也懵然站着另外一个蔡九。胡麻子一回头也发现了自己身后的自己。就这样，蔡九看着另外一个蔡九，胡麻子看着另外一个胡麻子，足足愣了好一会儿。

蔡九和胡麻子看到另外一个自己，比看到了鬼还要害怕，慌不择路地就围着池塘跑了起来，谁知道那两个影子也围着池塘跑了起来。这下可好，两个人跟另外两个影子般的自己围着池塘打起了转转，胡麻子跟蔡九围着池塘转了好几圈，那两个影子也跟着转了好几圈，实在是跑累了，只好停下来先呼呼喘口气，那两个影子也停在池塘对面呼呼地喘气。

蔡九边跑边听了出来，自己跟胡麻子是边跑边叫，但那两个影子在对面只有叫的表情和动作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胡麻子也看出来，他对着池塘“喂”地叫了一声，在池塘对面停下来喘气的那个胡麻子也是对着池塘叫了一声，果然，只看到他头往前一伸，但没听到他出声。

胡麻子看到影子在学自己就没那么害怕了，好歹看到的怪物就是他自己，平时也照过镜子，他就当是照镜子一样跟影子玩了起来，他一扭屁股，对面那影子也扭屁股；他一跷腿，那影子胡麻子也一跷腿。



野士岭之白毛子大雾

蔡九看他玩心重，忘记自己是来干吗了，就伸手一拍胡麻子：“麻子你干啥呢，别闹了！”

对面那个蔡九也是一拍旁边的胡麻子，但是，这次他却发出了微弱的声音，这嘶哑岔气的声音在黑夜里听起来格外毛骨悚然：“麻，子……你干，啥呢，别，闹，了。”

看到蔡九的影子说话，两人又大吃一惊，平时在镜子里面能看到自己动，但从来没听过镜子里面的自己能说话啊！

蔡九一把拉着胡麻子就跑，嘴里想说：“麻子，咱们赶紧走！”可是好像喉咙里吞了什么东西被卡住似的，“呃”的一声硬是没发出声来。

但对面那个也同时一把拉着身边胡麻子就跑的影子蔡九，这下却发出了比蔡九响亮得多的声音。那一句话真真切切而且清晰得很：“麻子，咱们赶紧走！”

蔡九听到对面的影子说出了自己喉头里面被堵了半截的话，一下就傻了。他感觉眼前的那个蔡九才是真正的自己，而自己只是蔡九的影子而已，蔡九看到自己身上也变得模糊透明起来，不知道自己身上真变得透明，还是眼睛在逐渐地模糊……

一转眼看胡麻子，支支吾吾地好像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而这时，对面的影子胡麻子却开口了：“九哥，这两个家伙在吸咱们身上的元气啊！”

蔡九一下就懂了。刚开始，这两个影子只是悄悄地躲在身后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偷吸两人的血肉和元气，慢慢这两个影子变得逐渐充盈，然后它们站了起来，从透明变成了有形。

影子慢慢地在变活，活人却在变没，如果还待在这池塘边，一会儿肯定就烟消云散了。眼看可能小命不保，他们两人赶紧就逃，但三太爷写道那身后围着池塘的栅栏上现在却湿漉漉滑溜溜的，根本就爬不上去，胡麻子试了几次都滑了下来，还弄得满手都是黏液，那黏液用鼻子一闻一股腥臭，气味像是一条死鱼。

这下可好，没死在洞庭湖里，却要在这臭烘烘的池塘里变成空气了。蔡九抬头一看，对面的影子人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跟胡麻子，嘴角好像还挂着一丝邪恶的微笑；而低头一看，都看不到自己的脚了，下半身正逐渐变得透明；再一看胡麻子，脸上的麻子都不见了。



第二章 夜访风水镇

这时天上的月亮彻底被云层挡住，周围顿时一片漆黑，两人在黑暗中头脑昏沉，正迷糊得找不着北时，铁桶般的漆黑里突然出现了一盏小小的发着淡淡黄光的灯笼。池塘边的大树下幽然出现一个打着灯笼的白胡子老头，老头的胡子一直垂到膝盖，他正捋着长胡子对着两人招手，示意让他们马上过去。

蔡九跟胡麻子看到这个老头突然冒了出来，颇为意外。老头又往旁边一晃灯笼，招呼他们快点，蔡九看到池塘边的大树里显出一个大大的树洞，树洞里仿佛还别有洞天，连着一个深深的地洞。

老头示意两人进到洞里，蔡九和胡麻子正慌不择路无处藏身，连忙移动快要消失的身体跟着老头逃进了树洞。两人进洞时，身上只有两个头还能看见大半，剩下的部分都变得透明了，只见两个大脑袋一前一后进到了那个树洞里。

那两个影子人这时也出现在了树洞口，他们正准备跟进来，白胡子老头像一块门板般地站到了洞口，他狠狠地一瞪眼，然后噘起嘴巴大大地吹了口气，就连长胡子都吹得飘了起来。

那两个影子人被老头子一吹便不再动弹，呆呆地站在洞口，身上逐渐变得透明起来，不一会就完全消失不见。原来影子人站的地方，飞起来两只大大的发光虫子，虫子翅膀一张尾巴放光，扑腾着飞走了。

老头提着灯笼一路带着两人往洞里面走，刚开始洞里很宽敞而且很平，就跟一条大路一般。走着走着，地洞开始往下延伸变得复杂起来，纵横交错着很多其他的地洞，还可以看到不少大树的根茎。

刚进树洞时还只是两颗人头的蔡九跟胡麻子，随着影子人的消失，身上变得透明的部位开始慢慢恢复到了原状。二人边走边琢磨这是到了哪里，这个老头到底是谁。

胡麻子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问：“白胡子老爷爷，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？”

那老头也不说话，只是急匆匆往前走，胡麻子这时候已经完全恢复了原状，一脸麻子又看得清清楚楚。

蔡九低头一看，前面走着的白胡子老头，穿着一席白色的衣服，两腿之间还拖着一个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根尾巴。那根白晃晃的尾巴藏在两脚之间的衣服里，



野士峰之白毛子大雾

时不时露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胡麻子一拍老头的肩膀，继续问：“老爹爹，你这是带我们去哪里呀？”

老头不耐烦地“哎呀”一声终于回过头来，蔡九看到一双缝隙般的小眼睛惊恐地瞪着，长胡子上一张尖嘴动了一下：“别出声啊，老麻就要出来了。”

老头一开口吓了蔡九一跳，这声音尖细得就跟吹哨子一般，再看这老头长得也太像一只老鼠了，这不就是只大老鼠，正在学着人走路嘛，一只老鼠精啊？！蔡九平生最怕老鼠，他拖着胡麻子就想往回跑。一回头跑了两步就发现走不了了，刚才进来的路已经不见了，一根大树根横在洞中间，把退路堵得死死的；再回过头来想往前走，发现白胡子老头也不见了。

三太爷在他编的故事里，故弄玄虚地说自己在这个洞中的经历，等他老了就只记得不多的几件事。他记得进了洞以后，洞壁上到处趴着手指般大小的虫子，这些虫子忽闪忽闪地发着黄光，把洞里照得清清楚楚。眼前像是到了一处藏宝地，到处都是叫不上名字的宝物，金银珠宝更是不计其数，他和胡麻子一辈子都没想到能见到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心想要是随便搬点家伙出去，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

在这些金银财宝中间，是一棵大树盘根错节的根须。在根须上，有一窝窸窸窣窣、正交头接耳忙碌不停的老鼠。这些老鼠挺特别，颜色各异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它们看见人到眼前不跑也不叫，只是抬头看一看，然后又接着干自己的事情。根须中间还露出一副棺材的一角，那棺材比普通的大很多，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个大大的“钱”字。

两人正准备动手往口袋里装点金银时，洞壁上虫子们身上的光线突然暗淡下来，那洞里的气氛一下变得阴森起来。低头一看，那窝刚才还在吱吱乱叫的老鼠也不见了，一片寂静中，一阵凉风忽地从洞深处吹来，风里还夹杂着浓浓的脂粉香气，而洞那一头正变得越来越诡异。

胡麻子想起刚才在大棺材侧面看到个“钱”字，马上就跪下来一通哭天喊地的求饶：“钱家祖宗啊，子孙麻子给您磕头啊，我娘家就姓钱啊，您千万不要自家人害自家人啊！”

蔡九连忙堵上胡麻子的嘴巴，让他不要出声。这时，听到一声小小的尖尖的声音